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4.06.028

## ■ 语言研究

# Vi + NP 句式的非范畴化及其语用构建<sup>①</sup>

甘莉<sup>1</sup>, 刘正光<sup>2</sup>

(1. 长沙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4; 2. 湖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2)

**摘要:** Vi + NP 意为不及物动词后接名词或名词词组, 历年来已有众多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 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但尚未得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运用非范畴化理论对 Vi + NP 结构进行深入研究, 通过对 Vi + NP 句式的非范畴化的剖析, 掌握 Vi + NP 句式的非范畴化特征。在此基础上, 对 Vi + NP 非范畴化的语用特征进行了四个方面的重点分析, 得出“语言规则的变化性和人类语言使用的心理认知动因是 Vi + NP 句式得以非范畴化的最根本机制和内在动力”这一结论, 为 Vi + NP 句式的语用构建和解读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 Vi + NP; 非范畴化; 语用构建

**中图分类号:** H14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7835(2014)06-0157-05

## Decategorization Features of Vi + NP Structure and Its Pragmatic Construction

GAN Li<sup>1</sup> & LIU Zheng-guang<sup>2</sup>

(1.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04, China;

2.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Vi + NP is an intransitive verb followed by a noun or noun phrase. Over the years, there have been many scholars undertaking study of this problem and put forward different views, but they have not yet reached a satisfactory explan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decategorization theory on the structure of Vi + NP, and analyzes the syntax of Vi and NP in Vi + NP structure, separately from the four perspectives of Vi + NP pragmatic characteristics. Moreover, it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variability of linguistic rules and the psychological cognitive motivation are the most essential mechanism and internal motivation for decategorization features of Vi + NP structure, which tries to clarify the pragmatic constr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Vi + NP structure.

**Key words:** Vi + NP; decategorization; pragmatic construction

Vi + NP 句式意为不及物动词后接名词或名词词组(如“走钢丝”“闹情绪”“哭鼻子”等)。对于 Vi + NP 这个非典型句式结构, 已有相当多的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 如: 高名凯认为汉语中具有动词功能的动词本身没有及物与不及物的区别, 在不同语境下, 既可以表现出其及物动词的范畴属性, 又可以表现其不及物动词的范畴属性<sup>[1]108</sup>。徐盛桓认为 Vi + NP 句式的出现是因为汉语是自由语序型语言, 语篇中的句式可以不受语法关系约束, 从而使得 Vi + NP 句式成为一种普遍非常规的语言现象<sup>[2]</sup>。郭继懋根

① 收稿日期: 2014-06-28

基金项目: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0WLH02)

作者简介: 甘莉(1978-), 女, 湖南长沙人, 硕士, 讲师, 主要从事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据“飞上海”的主语和宾语有领属关系把其称为“领主属宾句”，并描述了领主属宾句的句法结构是“主语+述语(单向动词)+宾语”<sup>[3]</sup>。刘大为认为，Vi带NP的两个条件：一是不及物动词(Vi)具有带NP的语义要求，二是不及物动词(Vi)具有了较高的词化程度<sup>[4]</sup>。程杰认为NP通过一个虚介词P与Vi建立联系，构成动词短语 $[_{VP}[_{V+}V[_{PP}[_{P+}PDP]]]]$ ，P选择非核心论元形成PP，动词选择PP作补语<sup>[5]</sup>。刘正光等在非范畴化理论框架下探讨Vi+NP现象及其成因，认为是不及物动词在非范畴化的作用下，丧失或扩展了其范畴属性的部分典型特征而获得了及物动词范畴属性的部分典型特征，从而使Vi+NP成为可能<sup>[6]</sup>。

本文拟以非范畴化理论对Vi+NP结构进行深入研究，详细分析Vi+NP构式中Vi和NP的句法，分别从Vi+NP句法分布特征、句式语义、句式语篇功能、句式功能与范畴等方面运用非范畴化理论进行解读。

## 一 Vi+NP 句式非范畴化的主要特征

根据刘正光的定义，非范畴化指语言实体逐渐丧失本范畴的某些特征，同时获得新范畴的某些特征的过程。范畴成员在非范畴化后重新获得范畴化之前处于一种不稳定的中间状态。Vi+NP在句法语义方面就具有这样明显的特性。

### (一) Vi+NP 句法分布特征的丧失与扩展

Vi+NP句式在非范畴化的作用下丧失或扩展其句法分布的部分特征。非范畴化进一步弱化了不及物动词与及物动词之间的区别，使得这些处于中间范畴的动词，既不拥有不及物动词范畴属性的典型特征，也不拥有及物动词范畴属性的典型特征，而是介于这两个范畴属性典型特征的边缘地带。换句话说，Vi+NP中，动词既具有丧失了不及物动词的部分句法特征，同时又获得了及物动词的部分句法特征。如作为不及物动词，它可以带宾语了；作为及物动词，它却不能转换成被动语态，动词后不能插入时体助词等。如“跑官”“走后门”“哭鼻子”等都不能说成：

- (1)a. 这个官被(他)跑了。
- b. 后门被走通了。
- c. 她哭了鼻子了。

Vi+NP句式经历非范畴化后，Vi丧失了其不及物动词范畴属性的部分典型特征，这部分丧失的特征由及物动词范畴属性的部分典型特征弥补，从而使得Vi获得了及物动词那样后接宾语的地位，但却没有获得及物动词所有的句法特征和地位。

### (二) Vi+NP 句式语义的抽象与泛化

Vi+NP句式在非范畴化的作用下，其语义不断抽象与泛化，其诱因有两种<sup>[7]</sup>：一是语言演变，二是语用动机。从语言演变的角度来看，在语言不断磨合的基础上，Vi+NP句式的语义进一步抽象化，二者最终实现范畴属性特征的相互渗透。从语用动机来看，Vi+NP句式的语义成分与句法成分之间存在关联性。具体来看，表现在句法上，Vi+NP句式原本的句法结构应为“Vi+Prep+NP”，由于人们追求语言的“经济性”，对NP予以凸显，省略句式中的介词。表现在语义上就是原型句式中的概念隐喻化，如“走后门”隐喻化为表示通过不正当的方式做成某事，“跑官”隐喻化为表示通过不正当的努力获得官职。这样的不及物动词加宾语的结构高频使用后可能产生词汇化倾向。

抽象和泛化后，Vi+NP的事件语义类型也可能发生改变，如：

- (2)副高哭鼻子杭州水淋淋，本周先雨后晴气温回升(中国日报，2011-8-29)。

在这个问题上，你们不能走钢丝。

例(2)中“哭鼻子”已经发生了转类，原来具体的“哭鼻子”的动作过程逐渐抽象为整个事件，“走钢丝”由行为动作转化为表达“冒险”这样的具有类指意义的事件。

## 二 Vi + NP 句式的语用特征

Vi + NP 构式从最初的被视为个别用法,到今天逐渐广为使用,体现出使用中语言规则的变化性和人类语言使用的心理认知动因。

### (一) SVO 构式具有认知和心理显性度

Taylor 指出,英语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最典型的一个特征是“及物句式不断地侵蚀到不及物句式”<sup>[8]210-214</sup>,反过来说,不及物句式不断地进入到及物句式中去,这一侵蚀过程体现了认知的非范畴化过程。Talmy 也指出,语言的历时变化中,一些不及物动词由于其本身范畴属性的部分典型特征丧失或扩展,逐渐拥有了及物动词范畴属性的部分典型特征,甚至是完全转化成了及物动词。史锡尧曾论证了汉语中也存在这种入侵<sup>[9]</sup>。那么,一个自然的问题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侵蚀?这里体现了什么样的语言使用动机?

Croft 从类型学的角度研究发现,句子结构的类型学原型是及物性<sup>[10]98</sup>。根据 Delancey (1987:57) (转引自刘正光 2006:288) 的研究,及物构式作为一种构式原型,其编码形式表达的是前景化信息,前景化信息是新信息,信息量更大。及物构式不但在认知上是显性的,语篇显性度也高,接近认知原型事件的心理显性度。认知显性度和心理显性度造就了及物构式在语篇中的表达能力。

### (二) Vi + NP 是追求经济性的结果

Haiman 指出,大多数有标记构式的产生是为了获得表达上的经济性<sup>[11]10</sup>。表达经济性的主要体现形式是语言表达式的缩短和简化。Vi + NP 由非 SVO 构式转化为 SVO 构式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结构简化。如上所述,SVO 构式是人类语言中最经济的构式,能够让语言使用者最快速地处理语言信息,同时也能凸显宾语位置上的新信息地位。因此,也就自然地成为了语言使用者心理凸显度高并首选的表达手段,试比较:

- (3) a. 我今天乘飞机到上海去。  
 b. 我今天飞上海。
- (4) a. 人民解放军在长江上强渡过去,并快速解放了南京。  
 b. 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并快速解放了南京。
- (5) a. 今晚你就在沙发上睡觉吧。  
 b. 今晚你就睡沙发吧。

就表达的基本命题意义而言,例(3)~例(5)中的 a 句与 b 句几乎没有差别,但在句法结构和语言资源的使用上却差别很大。(3) a 是 SVOA 结构,多了一个补语成分,多用了 5 个字;(4) a 是 SAVC 结构,多用了 4 个字;(5) a 是 SAV 结构,多用了 2 个字。

一般而言,宾语位置是焦点位置,同时也是新信息位置。Vi + NP 构式是将原来的状语成分提升为宾语成分。这种提升一方面简化了句子结构,另一方面减少了语言表达需要的编码过程,更重要的是,语言使用者可以直接从焦点位置获取最重要的新信息,从而减少了语言使用者在语言使用过程中语言处理任务,降低处理难度,从而实现快速、有效、简洁地完成交际任务的目的。

### (三) Vi + NP 的语用含义强化

Vi + NP 越来越得到语言使用者的接受,除了能够实现认知和表达的经济性外,另外一个原因是,它能够丰富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如:

- (6) a. 在台儿庄血战。  
 b. 血战台儿庄。
- (7) a. ride on a horse  
 b. ride the horse

(6) a 客观地描述在台儿庄的惨烈的战斗,而(6) b 除了表达(6) a 的意义以外,还隐含着敌人的强大、难以战胜以及战士们不怕牺牲的顽强意志的意义。(7) a 描述骑在马背上这样一个客观事实,而

(7)b 还附加了驾驭这匹马的意义。

那么,为什么 SVA 构式提升为 SVO 构式以后,会产生这样的语用意义添加和强化的现象呢?前面已经从语用信息处理的角度进行了说明与解释。我们还可以从 Langacker(1999)的能量传递理论中找到解释。Langacker 认为,一个事件概念原型体现一个完整的行为链,主语是行为链的头,传递出能量,谓语表示能量的传递方式,宾语是能量的消耗者,能量传递到此结束<sup>[12]48</sup>。在 Vi + NP 构式中,原本为状语的成分提升为宾语了,那么,它就由行为链之外进入了行为链之内,参与能量消耗,因此获得更多注意而成为关注的焦点,语义由此得到强化。

#### (四) Vi + NP 的规约性限制

根据原型范畴理论和非范畴化理论可知,由于 Vi + NP 句式只具备原型及物句式的部分典型特征,但同时又保留了不及物性原型句式的部分典型特征,从而该句式受到不及物性原型句式和原型及物性句式的双重句法限制。因此,Vi + NP 句式的语用产出效能不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Vi + Prep + NP 原型句式中的介词(Prep)并入不能任意扩大或并入,二是不及物动词后接的宾语 NP 并不具备随意添加性,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对此,刘正光对 Vi + NP 句式合格与否给予了两个前提条件:(1) Vi + NP 句式的隐喻化程度,(2) Vi + NP 句式的转喻认知模型。条件(1)提示如果 Vi + NP 句式的隐喻化程度越高,则其使用者可能因为难以理解而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句式,反之,则易于接受。条件(2)是一个限制条件,它限制 Vi 后面所接的 NP 的范围<sup>[6]</sup>。Vi + NP 句式借助于隐喻方式拓展原有的语篇功能,再以转喻方式实现其原型范畴身份的改变。

徐盛桓认为社会常规关系是 Vi + NP 句式的理据。社会常规关系其实质是一种转喻,它在描述概念结构时具有重要的参照作用<sup>[13]</sup>。在 Vi + NP 句式中,不及物动词(Vi)在深层语义范畴属性上都凝固了动作对象受动元,成为隐性表述,使语言表达更为经济,而再另带宾语(NP)是为了表述精确。由于 Vi + NP 句式是语言追求“经济性”并遵循“常规关系”的基本属性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首先,Vi + NP 句式其原型句式为“Vi + Prep + NP”,追求“经济”使得意义空泛的“Prep”从句子表层消失(但是,Prep 并入不能任意扩大,也就是说,在某些句式中,介词不能省略,省略后将导致句式不合法,介词是有条件的并入),此时,NP 缺少格,为了配格,NP“暂时”被赋予了宾格,最后,在“常规关系”的作用下,Vi + NP 句式的用法才会大量出现。正是受这一认知框架的影响,某些语境下的语言表达需要以最简洁的语言传递出最多的信息时,或使受事宾语能得到突显,或对表达新颖性的追求等,正是在这些语用因素的作用下,这类 Vi + NP 句式在语言接触中逐渐为更广泛的人群接受。由于 Vi + NP 句式语义突出( foreground)和省略( gapping)的各不相同,沟通得以实现的前提是语言使用者对于社会常规关系的认识已经完善。比如“睡窑洞”,我们可以理解为“在窑洞里睡觉”,“窑洞”是“睡”的场所。同样的,在“闯红灯”中,我们可以理解为“在红灯亮起的时候闯过去”(时间宾语)。根据社会常规关系,我们知道正确的做法是“红灯停,绿灯行”。再比如“吃食堂”(处所宾语),其原型句式为“在食堂吃饭”,一般情况下,吃饭是在家里进行的。“吃食堂”不仅描述一种具体的“在食堂吃饭”行为,而且还表示只能去食堂吃饭的客观因素。“睡沙发”,我们可以理解为“在沙发上睡觉”,根据社会常规关系,“沙发”属于“坐”的范畴而不是“睡”的范畴,但是,“睡沙发”却是合法句子,那么,我们怎么理解这种现象呢?根据刘正光对 Vi + NP 句式合格与否给予了两个前提条件中的条件(2),本文认为“沙发”在隐喻和转喻的认知作用下获得了作为“睡”的“工具”来使用的受动性(工具宾语)。同理,“吃旅馆”则不合法,不可接受,这是因为旅馆在社会常规关系中的属于“住”的范畴,不属于“吃”的范畴。这也表明,刘正光对于 Vi + NP 句式合格与否的判断条件是正确的,其中条件(2)是一个限制条件,它限制 Vi 后面所接的 NP 的范围。因此,我们可以说“住旅馆”,不能说“吃旅馆”,这表明 Vi + NP 句式的语用环境对句式结构和语义有一定的选择性。从这个意义上看,事物的常规关系是 Vi + NP 句式的认知理据。

综上所述,Vi + NP 构式中 Vi 和 NP 的语义关系相当复杂,必须遵循社会常规关系的约束,因此,其语用产出效能不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Vi + Prep + NP 原型句式中的介词(Prep)并入不能任意

扩大或并入;二是不及物动词后接的宾语 NP 并不具备随意添加性,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Vi + NP 句式之所以被人们所接受,其实质是非范畴化的认知机制为人们所接受,因此,非范畴化与范畴化一样,二者都是人类重要的认知机制,Vi + NP 句式是人类认知的发展和不断创新共同作用的结果。

### 三 结 语

语言规则的变化性和人类语言使用的心理认知动因是 Vi + NP 句式得以非范畴化的最根本机制和内在动力。由于人类认知的不断发展,语言为适应认知的逐步深化不断地进行范畴化与非范畴化的概念整合。这种范畴属性的交互激活和不断扩展正是语言保持活力的内在机制和动力。Vi + NP 句式的出现是语言系统对人类认知逐渐深化的一种反应,也是范畴化与非范畴化不断整合的一个具体体现,其目的是以更经济的手段表达更复杂的世界,或者说以有限的句式满足人类无限的认知需求,从而为构建新的语言规则做准备。

### 参考文献:

- [1] 高名凯. 汉语语法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 [2] 徐盛桓. 常规关系与句式结构——以汉语不及物动词带宾语句式为例[J]. 外国语,2003(2):8-16.
- [3] 郭继懋. 谈动宾语义关系分类的性质问题[J]. 南开学报,1998(6):73-80.
- [4] 刘大为. 关于动宾带宾现象的一些思考[J]. 语文建设,1998(1):22-26.
- [5] 程杰. 汉语名源动词生成的句法机制刍议[J]. 现代外语,2010(2):38-41.
- [6] 刘正光,刘润清. Vi + NP 的非范畴化解释[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4):243-250.
- [7] 米春. 英文比较相关句认知语义的重建与解析[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94-96.
- [8] Taylor, John.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Second edition, 1995.
- [9] 史锡尧. “介宾+动”向“动宾”的演变[J]. 汉语学习,2000(1):6-7.
- [10] Croft W. Typology and Universals[M]. Cambridge: CUP,1990.
- [11] Haiman, John. Natural Syntax[M]. Cambridge: CUP, 1985.
- [12] Langacker R W. Grammar and Conceptualization[M].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9.
- [13] 徐盛桓. 常规关系与句式结构——以汉语不及物动词带宾语句式为例[J]. 外国语,2003(2):8-16.

(责任校对 谢宜辰)